



朱睦卿 / 著



严州文化

YAN ZHOU WEN HUA
ZA TAN

杂谭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严州文化杂谭

朱睦卿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严州文化杂谭 / 朱睦卿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11

(严州古今文丛 / 陈利群主编)

ISBN 978-7-5034-5501-8

I. ①严… II. ①朱… III. ①地方文化-文化研究-建德市 IV. ①G127.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0281 号

责任编辑: 蔡晓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刷装订: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邮编: 610000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7 字数: 67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本册定价: 40.00 元

总 定 价: 200.00 元 (全五册)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总 序

隋文帝仁寿三年（公元 603 年）设立睦州，是严州建制之始。初期区域与州治多变，到武周神功元年（公元 697 年）所辖六县逐渐固定，并开始以建德为州治，以迄于后世。新中国成立后，继民国建制，设立建德专区，1950 年 3 月，建德专区与衢州合并，1955 年 3 月又重设建德专区，直至 1959 年最后撤销。所属六县，寿昌并入建德，遂安并入淳安，分水并入桐庐，先后划入金华地区和今之杭州市。但是，前后千余年间的严州文化，仍附丽于原来六县的大地上，积淀于原来六县人民的血脉中。它的民风士气，它的核心价值观，曾指导严州人千余年间的思想与行为，并且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

严州是浙江人类历史的发祥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论“浙江精神”的时候，开篇就提到“浙江大地上最早的人类活动起源于‘建德人’。”距今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严州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进而走向良渚和河姆渡，才有了浙江人类文明的开端。古人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而也滋养出一方灿烂的文化。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作为严



州人“心灵家园”的严州文化，内涵十分丰厚，对这一古代地域文化进行抢救性发掘和研究，对这一地域古今名人进行研究评点，是今人的责任。目的是使严州传统文化的精华，与中国新文化、新思想进行对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需要，更是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

故乡建德市的“严州文化研究会”是因此而成立的，《严州古今文丛》也是因此而编辑出版的。现值文丛第一辑全五册推出之际，特作总序如上。

徐永清
2014年3月7日

徐永清，上将，严州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书法家。他是建德市人，曾担任中国武警部队政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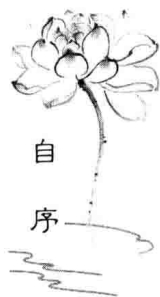
散落的乡愁

——《严州文化杂谭》自序

余光中《乡愁》一诗风靡大陆，浸入国人的文化生活，“乡愁”一时成为热词，出现在各种场合，刮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乡愁风，甚至被写进中央文件之中：“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据2013年12月14日新华社消息）这在斗争和“革命”的年代是难以想象的。

50多年前，一个少年坐在富春江畔的山坡上望着蓝天白云发呆。那重重叠叠的青山，浩荡东流的江水，山下的村庄和田野、悠闲的牛羊和劳作的农人勾起了他心头无限的惆怅：家乡的一切是这样的平淡无奇，平庸而缺少波澜，那青山外的世界一定很精彩，恨不能变成一只鸟儿，飞出这大山包围的家乡去。半个世纪后，华发满头的他，却产生了相反的想法，出门十天半月就想家，想念家乡的青山绿水，想念儿时的小伙伴，那重重叠叠的山，弯弯曲曲的水，成为挥之不去的梦境。当航班在萧山机场着陆的时候，汽车从高速公路驶入建德市界的时候，那扑面而来的青山绿水犹如迎候游子的慈母，钻进青山，就像扑进了母亲的怀抱，无比的温暖、安宁和幸福，山中的空气是那样的清新，山中的溪水是那样的甘甜。“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原是用来讥讽那些胸无大志的懒人的，但其中不也蕴含着留恋乡土的深情吗？

小时候，正月里，穿上过年做的新衣服，跟着还没有老的爸爸去乡下亲戚家拜年。坐上没有船篷也没有船帆的小渡船，渡过门前的富春江，来到江对岸散落在丘陵沟壑中的小山村，村落高低不平，村舍就落散在高高低低的山坡上。乡下亲戚多半是爸爸外婆家的亲戚。祖



父是外地人，从小跟着太公从义乌逃难到严州，据说是听人说严州是山区，有芭萝糊吃，不会饿死。在严州几乎没有本族的人，而奶奶的娘家原来是“城里”（梅城）人，后来家道中落，才搬到乡下，因此舅公舅婆都会讲一口地道的“城里白话”。年成好时，用芭萝（玉米）养了大肥猪，那被油烟熏得漆黑的楼板阁栅上会挂满一刀刀猪肉、一串串沸（油）豆腐和切成很大块的、盛满一竹篮的豆腐干（我印象中，那豆腐干比肉还好吃），再到菜地里拔点萝卜、青菜，就会尝到一顿丰盛的午餐了。有时候，舅公还会特地为我们打麻糍，现打现包给我们吃，有芝麻馅或赤豆馅（没有赤豆就用黄豆粉代替）的。新鲜的麻糍太好吃了，至今回想起来依然齿颊生香，回味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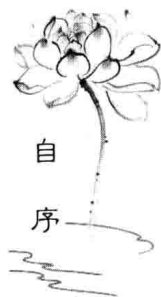
老家严东关是个不大的村子，离城里（州城）不过三里路，又因正对新安江、兰江、富春江三江口，交通位置十分重要，来往的商船很多。繁忙的水运带来了市面的繁荣，不长的街面上各种商铺林立，听老辈人说，抗战时，杭州沦陷，各种货物走富阳场口，严东关成了人流、物流的中转地，各种服务业十分发达，戏馆都有两家，连交白船（一种停泊在江上的妓船）都有哩！致中和是严东关最大的商号，房子高大，店堂宽敞，店堂里是光滑、明亮的炉砖地（炉砖地是当地人的称呼，是用石灰、粘土加细沙拌合而成的一种三合土），盛夏酷暑时，光着脊梁躺在上面，暑气顿消，十分凉快，在没有空调的年代，简直就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抗战时，致中和的厂房毁于战火，直到50年代初犹未恢复，宽敞的店堂被用作粮仓，老式的仓门用大木板一块一块地拦着，里面堆满了黄澄澄的稻谷，仓门板随着仓内稻谷的增加而添加，出口设在另一处，是一个加了木板闸门的斜口，有如老式风车的出谷口，只要把小木板一抽，橙黄的稻谷就如金色的水流一样往下倾泻，装满一箩后闸住，再打开装另一箩，我们这些半大不小十来岁的孩子们就在里面玩耍。

1950年代，严东关的繁华已经褪尽，只剩下不大的余波了，来往的客船、货船已不多，虽然码头仍有五个，但颇显冷落。码头很高，有一百多个台阶，总有几十米吧，因为我们家制作的棕衣、棕绳多为

船上所用，因此许多常年跑金华、衢州、徽州、杭州的船家都很熟（我们家制作的棕绳因为质量好，甚至远销到舟山定海，用到海船上去了），有时候，载客的公司船会在门口的码头上靠下来，船上的驾长（音“锅宅”，原系船长的称呼，也用来敬称水手）会把我带上船去玩，并在船上吃饭。公司船十分清爽，船上的木板黄里透红，油光锃亮，绝对可以用“一尘不染”来形容，装饰也十分精致。印象中船上是不准穿鞋的——其实也用不着穿鞋——至少岸上人的脏鞋不能上船，整条船就像是一个移动的客房，随处都可以坐下来，有点像日本的榻榻米。船上的饭特别好吃，菜肴不仅丰盛，而且高档、精致，有我从来没有吃过的火腿、香肠，还有冬笋炒肉丝等。当然，水手们是很辛苦的。有一年冬天，我从梅城坐船到兰溪去，大雪纷飞的江面上，水手们脚上穿着用头发织成的毛袜子，头戴竹笠，身披蓑衣，跳到刺骨的江水中背纤；船上的水手则奋力用肩、用腹顶着长长的竹篙，撑着船一寸一寸往前进。听大人们说，常有水手因为用力过度“翻肚”而死的。我至今尚不清楚什么叫翻肚，大概是顶破了内脏而内出血了吧。

再长大一些后，看了志愿军战斗片《上甘岭》，第一次听到那旋律优美的主题歌《可爱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觉得唱的不就是我们富春江、新安江的景色吗？

小时候，每天要走过严东关不长的街道去上学，东关小学设在上街头的钱家花园。母亲扯了一块深褐色的条纹布，在角头缝上一根粗线，线头上缀上一个铜钱，就是我的“书包”了，书、簿、笔、墨、纸、砚都包在里面，往夹肢窝里一夹就可以，不像现在的小学生，有如此沉重的书包，那时课程少，课本也少，砚瓦可以放在课桌抽屉里，不用天天带，所以整个“书包”并不重，薄薄的，夹起来也不吃力。有一天，放学回家，路过一爿茶馆店，忽然走出一个人来，挡在我的面前，笑嘻嘻地问道：“听说你读书的成绩很好，我今天来考考你：你知道诸葛亮的丈人叫什么名字吗？”一个十来岁的小孩，《三国演义》也没有看过，充其量只是从当时的《新少年报》和《中国少年报》中读到过一些根据《三国演义》改写的《三顾茅庐》、《火烧赤壁》之类的儿童故事而已，哪里



会知道诸葛亮的丈人叫什么名字呢？我一时窘在那里，红着脸，答不上来，这个人也没有难为我，笑了笑，放我走了。我至今还没有搞清楚，他何以知道我在学校里读书的成绩的？

阳春三月，春风吹拂着村外田野里满地的油菜花，是捉蝴蝶、放风筝的好季节，小伙伴们大都自己动手做风筝，找来几根竹条，几张纸，用棉纱线扎成方形或多边形的框子，糊上纸就成了，来到野外，迎着风一溜小跑，风筝就飞上天了。唯有一个同学，他家是开面馆的，因为最小又是唯一的儿子，父母亲十分宠爱，对他百依百顺，要啥给啥，每年风筝季节，他的老爸会专门请人来给他做风筝，有凤凰形的，有飞机形的，五颜六色，五彩缤纷，引来小伙伴们一片羡慕的眼光，眼红得不得了。我们这些家境平常的孩子是不敢有这种奢望的，为了全家的生活，父母亲日夜劳作，哪有心思顾及孩子们的玩乐呢？可惜的是，这个从小受宠爱的小男孩16岁时得病死了，这对他的父母是多大的打击呀！

后来，因为手工业搞合作化，全家人到城里生活，奶奶不愿意进城，一个人守在老家。再后来，下游七里浣口建了富春江水电站，三江口沿岸许多村子都得移民，有的村子全迁，有的迁走一部分，东关村（包括下游原东关乡属的好几个村落）是全迁的，连住在乌龙山上的乌龙山大队也全部迁走，一个不留。于是，东关变成了一张人文历史上的“白纸”，加之三江两岸和城中部分农民的搬迁，使得文化传统失去了传承的载体，好像一个生长旺盛的萝卜被从土里拔了出来，留下来的只是一个空坑了。

在余光中眼里，船票、邮票是乡愁的象征，尽管有一湾海峡的阻隔，但他的乡愁还是有寄托的：那下船的地方、那收信的地方，就是他乡愁的寄托；而乡亲的迁移，文化的飘散，使我的乡愁失去了依托，只能如春天的游丝飞絮，随风飘荡，散落到故乡的山山水水，村村落落……

诚如我尊敬的文学前辈郑秉谦先生所说的那样：严属六县，在解放后变化较之他处特别巨大，除了几十年来极左思潮所导致的文化虚

无主义以外，还加上新安江、富春江两座水电站的水淹和移民，“大批原居民散迁他处，许多文化现象消失得特别彻底”。我们的乡愁就更失去了依傍，找不到对象了。

收入本书中的五卷70多篇小文，是几十年来对家乡文化的一种留恋和召唤，是对严州文化的咀嚼和品味，寄托着我内心深处无奈的乡愁。

严州人似乎特别恋乡。梅城人有一句口头禅叫做“看勿见乌龙山就要哭”，就很能说明个中深意。睦州诗派中写得最出色的作品都是思乡的作品，如李频“春情不断若连环，一夕思归鬓欲斑。壮志未酬三尺剑，故乡空隔万重山。”（《春日思归》）崔涂“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春夕》）方干“林中夜半双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思桐庐旧居便送鉴上人》）章孝标“家住吴王旧苑东，屋头山水胜屏风。”（《梦乡》）章八元“昨辞夫子棹归舟，家在桐庐忆旧丘。”（《归桐庐旧居寄严长史》）以写月出名的分水人徐凝，曾有“天下三分明月夜，无赖二分在扬州”的名句传世，他在写故乡明月的时候，写下了“年年明月总相似，大抵人情自不同。”（《却归旧山望月有寄》）和“五粒松深溪水清，众山摇落月偏明”（《再归松溪旧居宿西林》）这样的诗句。方干更有“昨日草枯今日青，羁人又动望乡情。夜来有梦登归路，不到桐庐已及明。”（《思江南》）和《忆故山》诗等。仅从这一连串饱含思乡之情的诗题就可以看出来睦州诗人浓浓的乡愁。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王维《杂诗》）对故乡的怀念是最平常的、最细微的。思念故乡，居然只问了窗前的梅花开了没有这样的琐事，而思乡的深情却饱含其中。自号檀栾子的睦州布衣皇甫松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梦江南》）之句写江南、写故里，笔致清灵，意境深远，引来王国维击节叹赏：“情味深长，在乐天、梦得之上。”（《人间词话》）这两句诗的情境千年之后仍可在严州市廛见到：“灯火星星随水动，严州城外客船多。篷窗夜听潇潇雨，江上明朝涨绿波。”（周瘦鹃《严州杂咏》）上世纪三十年代春雨江南中的严州夜景，居然和千年前皇甫松笔下江南故乡的意境如出一辙，实在令人感叹！



野人怀土，小草恋山，剪不断的乡愁，道不尽的思念，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人生境况何如，乡愁都是心中最美的一道风景。

乡愁是一曲清远的笛声，总在有月亮的夜晚响起；乡愁是幽远的梦，是潇潇的夜雨，是雨雪霏霏的归途，是杨柳依依的春色，是深秋的雁唳，是慈母手中的线，是游子身上的衣，是青灯下慈母穿针时飘下的一绺白发，是趴在慈父背上睡着的梦，是急促还乡过年的脚步，是犁铧翻开的春泥，是春雨中穿梭的新燕，是过年时穿在孩子身上的新衣……

“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袁凯《京师得家书》）每当我登上家门口那高高的古城墙（现在早已改建成护城围坝了）时，无论是面对喷薄而出的红日还是依依惜别的夕阳，那沐浴在阳光中的重重叠叠的青山，那铺着金光的碧水，那袅袅升起的万家炊烟，那蒸腾氤氲的朝雾，那“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范仲淹《苏幕遮》）的景色，无不勾起人对天地悠悠、人生苦短的感慨和怅惘。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白《春夜洛城闻笛》）

而今，乡愁被重新唤起，这折射出人们对共同文化传统的一种认同，一种归属。借用清末重臣李鸿章的一句话，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当然这不是老大帝国面对资本主义新锐猛进的哀叹，而是向着复兴中华民族梦想迈进的巨变，中国正加紧追赶的脚步，一步步向世界强国靠拢，无论在城市、在农村，在海隅、在山区，在内地、在边疆，社会的进步都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思维乃至一切！古老的中国正处在急剧的社会变型中，日益加快的节奏中不能失去自我，要记起“我从哪里来”，才能知道“我要到哪里去”。这本小书，寄托着对生我养我的家乡的一种乡愁，是对严州文化的一份记录和思索。让我们记得乡愁，不忘根本，涵养出我们走向未来的勇气与信心。

朱睦卿 2014年3月6日

中日甲午海战后二甲子之年惊蛰之夜

自序 散落的乡愁	朱睦卿 1
----------------	-------

第一辑 先贤遗风

人间鲲鹏：严子陵的文化意义及其影响	2
“年幼负气 极有胆勇”	
——谈谈《三国演义》中的孙韶	11
范仲淹睦州诗作考	15
大家手笔 爱国篇章	
——浅谈陆放翁严州文	25
陆游父子与严州刻书	42
鲁显：被湮没的严州元代史	64
蒋介石“替身”何云的真实身世	71
读书须下笨工夫	
——“一代词宗”夏承焘在九中	74
三十年代建德社会的形象历史	
——读《蒋治烈士专辑》“浙江建德的农民生活”等篇什	78

第二辑 古城（村）保护

新叶民居——乡土社会的史书	82
---------------------	----

《新叶村》识误	85
拟诸葛亮致建德市民书	89
发展乡村旅游要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 ——以诸葛亮后裔始迁地建德市泉山村为例	91
杭州创建历史文化名城必须重视严州历史文化资源 的保护和开发	98
找回古城的神韵	113
家谱中的梅花城	127
严州古城城墙应恢复明城的建议	130
在严州古城历史地标建筑方案座谈会上的发言	133
保护严州古城 传承历史文脉	144

第三辑 序与跋

《故乡情》后记	158
《浙西唐诗选》编印说明	160
《新安梨园录》后记	163
《新安桃李》后记	165
《新安桃李》（续编）后记	168
《新安江历代诗选》前言	170
《新安江历代诗选》后记	172
《范仲淹在睦州》后记	174
《陆游与严州》后记	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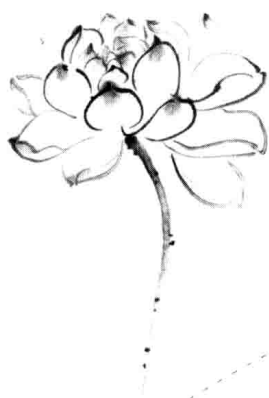
梅城古镇后记	181
《严陵鲁氏宗谱》序	185
《严州·七里泷山水旅游诗选》自序	188
追寻前人的足迹 探索历史的进程	192
《人物春秋》后记	196
《严州历代文献辑存》自序	198
《严州历代文献辑存》后记	206
《钱塘江古镇梅城》自序	208
《钱塘江古镇梅城》后记	211
《陆游严州诗文笺注》后记	214

第四辑 文化乱弹

论民歌的特殊形式“五句头” ——兼论民歌形式的发展和诗体变化的关系	220
婺剧“徽班”漫谈	232
开发浙西“唐诗之路”	264
建德人文历史杂谈	270
戏曲之乡和“戏曲之荒”	293
源文化漫谈	296
“潇洒桐庐”在何处	311
用创新的思维看建德 ——学习“十六大”报告体会	314
在《严州古城——梅城》首发式上的发言	320

新安江孕育了非凡的戏曲佳音	334
严州历史文化讲座	
——在梅城区小学教师辅导班上的讲话	341
“建德之国”	355
书传四海 版刻严陵	
——赵起杲和青本《聊斋》	358
山高水长，隐者之乡	
——谈严州地区的休闲文化因素	371
原天地之美 作逍遥之游	
——中国道家休闲思想的现代解读	375
从放逐之地到放松之乡	
——严州历史的另类解读	384
严州的来历及其文化意义	395
在《严州历代文献辑存》座谈会上的发言	408
编后记	陈利群 412

第一辑
先贤遗风





人间鲲鹏：严子陵的文化意义及其影响

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庄子·逍遥游》

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

——〔英〕李约瑟

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自由的历史。

诸子百家中，对于追求自由阐释得最深最透彻的是道家；道家学派中，阐释自由思想最为透彻的是庄子；道家学者中实践庄子思想最彻底的代表人物是严子陵。

一、道家——中国哲学的根基

中国哲学是天人之学。天人之学将人类放到整个宇宙和自然中来认识，认为人类与万事万物一样，都是大自然创造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彼此之间是互相依存的关系，没有尊卑之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①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有自己生存的权利，人类应该平等地对待其他生物，应该善待大自然。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研

^① 《庄子·齐物论》。《南华经》，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以下引《庄子》只标篇名。